



美国梦，中国梦，还是太平洋之梦？

PEACEFUL WAR

这本书用通俗而流畅的语言，讲述了中美之间复杂而曲折的关系，既有历史高度，又有哲学深度，读起来引人入胜。尤其与众不同的是，书中着重评述了中美关系的新焦点——印度—太平洋地区。

——北京大学

王缉思 (Wang Jisi)

American Dream, Chinese Dream, or Pacific Dream?

[美] 帕特里克·孟迪斯 (Patrick Mendis) 著

崔国强 赵海艳 刘曙野 裴乃循 译

和平的战争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和平的战争

[美] 帕特里克·孟迪斯 (Patrick Mendis) 著

崔国强 赵海艳 刘曙野 裴乃循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字：01-2016-7411

Peaceful War: How the Chinese Dream and the American Destiny
Create a Pacific New World Order (ISBN-13:978-0761861867 ISBN-
10:0761861866) by Patrick Mendis © 2013

Patrick Mendis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2015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和平的战争 / [美] 帕特里克·孟迪斯著; 崔国强等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6.10

书名原文: Peaceful War: American Dream, Chinese Dream,
or Pacific Dream?

ISBN 978-7-5000-9977-2

I. ①和… II. ①帕… ②崔… III. ①中美关系—研究
IV. ① 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8063 号

策 划 人 郭银星

责任编辑 程广媛

封面设计 程 然

责任印制 魏 婷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093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40 千字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9977-2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太平洋世界新秩序

美国欢迎中国继续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事实上，中国继续走在成功的道路上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和美国。^①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对于世界的未来，抑或说未来长久的和平与经济繁荣而言，没有任何国际关系会比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要。在过去的60年里，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 and 军事强国。但在18世纪之前，中国曾扮演这一角色达数百年之久，现在它正致力于重新占领经济、文化和技术等领域的历

^① 2013年6月8日，白宫关于“双边会谈之后奥巴马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的讲话”的新闻发布会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兰乔·米拉奇阳光之乡的接待中心进行，详见<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6/08/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xi-jinping-peoples-republic-china->，采自2013年8月28日版。

史制高点。

许多学者都曾试图理清中美关系，或着眼于大国竞争，或着眼于中国近年来的经济进步，抑或着眼于美国的衰落。然而，这些方法均未能充分把握两个国家的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也没有充分把握两国间长期的合作关系。

帕特里克·孟迪斯（Patrick Mendis）是一位曾获得嘉奖的公职人员，同时也是一位备受赞誉的作家。他出生于斯里兰卡，中国和西方的影响自16世纪起就已经在那里相互碰撞。帕特里克·孟迪斯接受的是英国与美国式的教育，曾供职于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美国政府各机构。少年时期居住在斯里兰卡的孟迪斯，现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国家委员会的委员——这是由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白宫委任的。孟迪斯还曾任教于美国和中国的多所著名大学，其足迹遍布美国、欧洲和亚洲各地。正是凭借着丰富的经历，孟迪斯或为这一重要国际关系注入全新视角的理想人选，因为他能够从内部和外部两种维度审视中美两个国家。

愿 景

孟迪斯可带领我们深入到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根部。美国自认为是世界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民族；然而，中国也这样认为。美国是建立在平等、自由、人人日益繁荣的“美国梦”愿景之上的。中国同样是建立在一个愿景之上的，确切地说是融合了两种愿景：以德治为基础的和谐社会的儒家理想，以及先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入现代工业化世界的共产主义理

想。孟迪斯阐述了美国愿景和中国愿景如何强有力地塑造各自的国内外政策；实际上，这些愿景形成了每个国家审视自身以及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方式。

美国已经向世界展示了他们的愿景，即以自由市场和自由政治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中国也已经把“北京共识”作为愿景展现给了全世界，其中心内容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科学的发展规划、稳定有序的社会比民主自由更加重要。

世界将朝哪个方向发展呢？孟迪斯断言，中国将不得不逐渐接受美国梦，因为这是中国人即将需要的。孟迪斯引用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话称，“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两边，人的本性是相通的，会因相同的理由受到相似的影响”，他注意到在世界任何地方，一旦人们获得了基本水平的安全，他们就想要可以信赖的政府和个人自由。

目前，美国和中国的竞争无处不在，无论是在地缘政治方面、经济方面，还是意识形态方面。北京正大力投资于非洲、南亚、拉丁美洲，甚至美国的后院加勒比海地区。与此同时，美国已经宣布“重返亚洲”，它正在加强其与日本、韩国、台湾的支持与合作，在该地区建立与新盟国（越南）和旧盟友（菲律宾）的联系，并寻求在处理中国南海以及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冲突中发挥战略作用。

佛教联结

孟迪斯述及了其祖国斯里兰卡的一项重要变化。在古代中国，斯里兰卡被誉为中国海上战略链条上的“皇冠明珠”，确保中国能够进入印度洋。作为明朝的钦差大臣，海军将领郑和于1405年至1433年间横渡印度洋，此间曾到访这一佛教国家。在他看来，斯里兰卡是极其重要的口岸。虽然斯里兰卡在二战结束后成为亲美的议会制民主国家，但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经济利益原因、中国势力进入科伦坡港以及新建的汉班托特（Hambantota）深水海港，这个佛教国家已成为北京的卫星城。孟迪斯认为，中国友好的佛教外交令人回想起连接两国几千年的宗教关系，这不失为在该地区对抗印度和美国海上利益的一种精明策略。

中国奉行“和平崛起”，但其在印度洋、非洲和中国南海追求的战略利益，民族精神中的历史制高地位以及儒家思想的优越性，却引发了民族主义的火焰，也使国外冲突成为可能。孟迪斯利用更加长远的历史视角，乐观地认为中国和美国会避免公开冲突。相反，他预见两个大国间将是理念和地位上的“和平大战”。孟迪斯将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形描述为“没有硝烟的战争”，类似于冷战；但与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不同，因为中国和美国为了彼此的经济繁荣，将继续充当对方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也将继续在观念、行为和知识领域进行交流。例如，孟迪斯预测，在美国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2010—2011学年有超过72.3万人注册）将作为“自由的导弹”从自由主义的美国回到中国。这是中美关系跟苏联时代完

全不同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此外，鉴于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和美国所面临的财政问题（大规模降低政府债务的需要），两国均将从合作和谋求双赢解决方案中受益。孟迪斯解释道，“中国潜在的‘社会悬崖’和美国潜在的‘财政悬崖’将不可避免地迫使这两个国家找到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以解决作为首要国家安全问题的国内威胁”。

“太平洋之梦”

把过去作为一面照进未来的棱镜，孟迪斯将中美关系的历史追溯至殖民时期的美国，并揭示出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事物长期的强烈爱好。他的研究表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彼此的利益而言一直非常重要，并且在不断发展。孟迪斯指出，当美国对自己天定命运的信念遭遇拥有再次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梦”的中国时，便出现了冲突的风险。然而，孟迪斯认为，它们“和平的战争”将导致一个太平洋世界新秩序的诞生，两个国家将为了贸易、经济增长和地区稳定而相互合作。

关于美国和中国在方方面面的关系以及未来几十年可能的发展方向，该书是据我所知的最佳读物。作者带领读者重启极其丰富多彩的旅程，在太平洋、印度洋和中国南海间来来回回，并且跨越了时间的界线。自始至终，孟迪斯都是一位全神贯注、博学多才、深思熟虑的作家。

放眼时下，美国和中国都为两国关系以及它们的盟友之间

关系而焦虑，帕特里克·孟迪斯为当前这种悲观情绪提供了一剂亟需且又及时的解药。我们真诚地希望太平洋两岸的领导人都来阅读并且关注其中创新性、激励性的见解，为人们指出一条通向更美好的未来之路。

乔治·梅森大学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杰克·A·戈德斯通博士 (Dr. Jack A. Goldstone)

中美之旅

是的，我是（印度教徒），也是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犹太教徒。^①

——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

在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前3年，我出生于斯里兰卡中世纪的古都波隆纳鲁瓦（Polonnaruwa），那里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我的母亲是佛教徒，而父亲是天主教徒。当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和4-H（中译为“思维、心灵、手脚、身体四健”，英文原文为“head, heart, hands, health”）交换生参观我祖父母（他们给予我父母般的关怀）的3英亩稻田的时候，我漫长的美国之旅便已开始，至少我自己如此认为。一个来自爱荷华州（Iowa）的志愿者，同时也是天主

① Mohandas K. Gandhi, Mahadev Desai (trans.), *An Autobiography or 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 e-book by Mobile Reference, 出版时间不详。

教徒，向我展示了组建这支和平队的美国年轻总统的照片。他们显然深受肯尼迪1961年就职演说的鼓舞：

对于半个地球上那些生活在小屋和乡村中，力求打破普遍贫困桎梏的人民（这里，总统说的正是我），我们承诺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自救，不管需要耗时多久——不是因为共产党人可能正在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选票，而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就不能保全富有的少数人。^①

但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并非肯尼迪的黑白照片，而是这些年轻的亲善大使浑身散发出来的被自由所激发的热情和冒险精神。虽然他们停留的时间短暂，但这些令人预想不到的事件——参加天主教弥撒、参观佛教寺庙、与水牛在稻田里嬉戏——却并不只是回忆。他们在我的头脑中灌输了一个美国梦：有朝一日我也会像他们一样走路、说话和思考的梦想。

当奉行社会主义路线的政府于1970年上台后，我的美国梦立刻暗淡了下来。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Madam Bandaranaike）的政权不仅在一夜之间断绝了长久珍贵的美斯关系，而且这位世界上首位女总理还拥护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

^① Michael Meagher and Larry Gragg, *John F. Kennedy: A Biography*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2011), 144.

国。^①一年后的4月5日，即我11岁生日的前两天，爆发了一场青年叛乱，政治暴力随之而来，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我对社会主义的了解始于1971年臭名昭著的血腥暴动，在那时候，我每天凌晨都被迫在村合作商店排队等待一块配给的面包。

接踵而至的是七年经济紧缩的生活，不过我来自中国的免费杂志和画报中找到了慰藉。一个由警察和部队军官构成的组织〔类似于毛泽东的红卫兵（the Red Guard），抑或是美国的初级后备军官训练队（ROTC）〕成为我的福音，因为我加入其中以培养自己的纪律和耐心，并重塑我的生活目标。随着心中美国梦的消退，我被中国新闻周刊上精彩描绘毛泽东领导“文化大革命”取得的胜利迷住了。一个新的“中国梦”开始形成，正好印证了一句古老的儒家格言：“草上之风，必偃。”^②

朝圣生活

这本书并不是关于笔者本人的；它是一位沉浸在两种文化之中的岛民的世界观。由于未曾接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即并非中美关系方面的博士），笔者有义务预先告知读者我在比较分析方面的学术缺陷。但在我的整个学术发展过程中，我不仅沉迷于美国和中国的文化、历史和地理，而且还研究了两国

① 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Madam Bandaranaike）三次担任锡兰/斯里兰卡总理：1960年—1965年，1970年—1972年（锡兰）和1972年—1977年（斯里兰卡），1994年—2000年。根据1972年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新《宪法》，“锡兰”改名“斯里兰卡”。在此之前，斯里兰卡一直被称作“锡兰”。

② Confucius, James Legge (ed.), *The Confucian Analects,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New York: Cosimo Press, 2009), 105.

的哲学。多年以来，我曾游历美国50个州（包括关岛和波多黎各）以及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的大多数（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这些比较特别的地区），我经常致力于比较和对照美国和中国政治经济。

学术追求使我与两种文化产生了积极的近距离接触。首先，1978年，美国战地服务团（AFS）^①提供了九项奖学金，我从斯里兰卡10多万申请者中脱颖而出，获得其中的一项奖学金，赴明尼苏达读书，重新点燃了我的美国梦。我在那里学习英语，并在佩勒姆读完高中。佩勒姆是一个拥有上千湖泊的乡村旅游胜地，非常类似于加里森·凯乐（Garrison Keillor）“万湖之国”中神话般的愁苦湖（Lake Woebegone）。^②其次，在完成两次为美军北约部队和五角大楼太平洋部队授课的任务之后，同时也是在进入美国国务院之前，我于2000年夏利用马里兰大学为我提供的访问学者机会赴西安西北工业大学访学。西安，是中国最早的、保存得最完好的古都，是古代中国腹地丝绸之路的起点，城中心曾是穆斯林和其他商贾汇集的地方。现在，这座有防御墙的城市是世界闻名的兵马俑发掘遗址，陶

① 译者按：它是二战时期一个医疗救助团体。二战结束后，该团成员认为是人们彼此不了解而导致战争，于是就建立了国际学生交流组织，起初交流仅限于德国与美国之间。

② 佩勒姆的人总是令我想起加里森·凯乐神话般的愁苦湖。如同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在每周的《牧场家园同伴》（*Prairie Home Companion*）节目时所宣称的，在那里，“所有女人都很结实，所有男人都很俊美，所有孩童都非比寻常”。我一直把佩勒姆视作我在美国的“出生地”；每年当我去明尼苏达州威尔玛（Willmar）看望我妻子家人的时候，我都会去拜访美国战地服务团的朋友。我的美籍妻子拥有斯堪的纳维亚血统，也是前美国战地服务团项目的交换生，从明尼苏达赴日本学习。我们于1986年在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相识。

俑展示的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前210年）的兵士与战马。

从西安返回后，我一直致力于前一部著作《商业的天意：美帝国的神秘天命》（*Commercial Providence: The Secret Destiny of the American Empire*, 2010）的研究，对中国问题的兴趣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当从史料中发现我的出生地波隆纳鲁瓦与古代中国长期友好关系的证据时，我的学术兴趣才被点燃。古老的皇城波隆纳鲁瓦在帕拉克拉玛巴忽大帝（King Parakramabahu, 1123年—1186年）治下发展到鼎盛，这位王在任期间统一了整个岛。他为这座佛城修建了广泛的灌溉网，甚至成功向印度和缅甸派出远征军。当斯里兰卡与柬埔寨强大的高棉王国之间的海上贸易关系受到缅甸统治者威胁，商业利益受损时，这位岛国的大王对缅甸王阿郎西都（King Alaungsithu）发动了战争。^①凭借着庞大的水库和运河体系（沿着佛教寺院、公共图书馆及其他社区工程），帕拉克拉玛巴忽王掀起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农业革命。他的智慧名言：“每一滴雨水在流向大海之前都应该先造福人类”，揭示出他竭力构建水利文明，时刻激励着绿色的农业革命。^②

通过东部港口戈堪纳〔Gokanna，位于被称作“中国湾”的天然海港亨可马里（Trincomalee harbor）〕，这座经过精心设计的城市在海陆与古代丝绸之路相连；农业剩余产品——主要

① Kinsley M. De Silva, *History of Sri Lank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66.

② Anuradha Seneviratna, *Polonnaruwa, Medieval Capital of Sri Lanka: An Illustrated Survey of Ancient Monuments* (Colombo, Sri Lanka: Archaeological Survey Department, 1998), 215.

是水稻——经印度洋和中国南海，运送到东南亚和中央王国的各个角落。^①在《斯里兰卡史》（*History of Sri Lanka*）中，金斯利·德·席尔瓦（Kinsley De Silva）教授如此写道：

虽然大部分对外贸易中使用的船只主要为外国建造，但斯里兰卡也建造了适宜航海的船只，且迄今所知，斯里兰卡的船只曾远航至中国。其中一些自造船只甚至可能被用于运送帕拉克拉玛巴忽一世的部队到缅甸。^②

那些年里，斯里兰卡与中国商业贸易关系蓬勃发展。一个世纪之后，在帕拉克拉玛巴忽三世（Parakramabahu III，1287年—1293年在位）治下，“斯里兰卡从中国进口刀剑和乐器，有中国士兵在斯王的军队中服役”。^③史料记载的错综复杂，却为我理解当代斯里兰卡及其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背景。

此外，中世纪的佛教古都波隆纳鲁瓦也在精神上对我耳语。当我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住在附近村落里的祖父母收养了我，并对我视如己出。我和他们在僻静的天主教环境中生活，在那里，基督徒并不总是受占人口多数的佛教徒们的欢迎。我的亲生母亲是极其虔诚的佛教徒；出于医疗和占卜等

① De Silva, 31.

② De Silva, 77.

③ Senake Bandaranayake, *Sri Lanka and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 (Colombo: Sri Lanka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 and the Central Cultural Fund, 1990), 225.

原因，她决定在我第一个生日之前将我送出去。我的祖父骨子里有开拓精神，他是自愿从曾被葡萄牙殖民过的西海岸东迁的早期定居者之一，这片新开拓的土地欲重振古时农业经济的荣耀，祖父憧憬在这里开启新生活。一小部分以种植水稻为生的基督教定居者秘密走进一处临时搭建的教堂做礼拜，那里后来成为波隆纳鲁瓦最早的教堂，建于我祖父捐赠的小块地上，再后来发展成为玫瑰圣母堂（Holy Rosary Church）。^①在我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几年里，我在一所佛教的公立学校里读书，接受佛教教育的影响。但每个周末，我都参加与教会相关的活动并学习《圣经》。就是这样，我一路成长，发现自己是一个“天主教佛教徒”：信仰上的基督徒，实践中的佛教徒。

佛教和基督教两种宗教教育的汇合使我认识到万事万物与众人之间的统一性。在我记述波隆纳鲁瓦的同时，肯塔基州客西马尼修道院（Gethsemani Monastery）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者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1915年—1968年）牧师于1968年造访了这座中世纪首都，这些个人因素与国际影响使得波隆纳鲁瓦在讲英语的基督世界闻名遐迩。再后来，这位美国特拉比

① 加米尼·古纳蒂拉克（Gamini Goonetilleke）博士是波隆那鲁瓦总医院的一位外科大夫，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帕鲁加斯达马（Palugasdamana）是（波隆那鲁瓦）另外一个有很多基督徒的地区。来自贾艾拉（Jaela）的基督徒孟迪斯（即我的祖父），是最早的移居者之一……自从已故的首相D. S.塞纳纳亚克（D. S. Senanayake）时代以来，他一直都在那里。”孟迪斯还是重新安置项目的建筑师。见Gamini Goonetilleke, *In the Line of Duty: Life and Times of a Surgeon in War and Peace* (Colombo, Sri Lanka: Unigraphics Limited, 2008), 第36—39页；另见《亚美时报》，《帕特里克·孟迪斯会见斯里兰卡新的红衣主教马尔科姆·兰吉特（Malcolm Ranjith）》，亚美新闻社，2011年12月25日，<http://www.aapress.com/ethnicity/sri-lankan/patrick-mendis-meets-new-sri-lankan-cardinal-malcolm-ranjith/>，采自2013年5月28日版。

斯特派（Trappist）修士写道：在这座圣城的加尔毗诃罗（Gal Vihara，“岩石寺”）中，有三座雕刻精美的、大于人体尺寸的石佛造像，他们或思或立或卧，当我在三尊石佛造像前的一块岩石上冥思苦想的时候，我头脑顿开，获得了洞见以及与上帝的“结合”。^①在《亚洲行纪》中一段著名的文字里，默顿牧师如此写道：

我能够赤着脚、不受干扰地接近佛。我的脚站在湿草地上，站在湿沙上。接着是非同寻常的沉默的面孔。伟大的微笑，巨大却不失精细。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什么都不追问，知道一切，什么都不拒绝，不是情绪顺从，而是空性的和平。^②

这位冥想中的朝圣者以这样一番话为行纪结语：“这是纯净的亚洲，不被垃圾所覆盖，不被亚洲人或者欧洲人或者美国人所覆盖；它是清洁的、纯粹的、完整的。”^③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一直都是古代遗存丰富的大城，其令人眩晕的遗迹为天主教哲学家提供了一个悟证上帝内在力量的新视界。托马斯·默顿的经历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思维的本质是综合性的；为了在多样性中找到统一性，历史具有超越宗教、民族、种族、政治、文化以及其他社会边界的力量。

① Thomas Merton, *The Asian Journal of Thomas Merton*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5), 211-246.

② 同上。

③ 同上。